

མཉམ་འབྲེལ་གྱི་ལོ་རྒྱུས་ལྟོ་ལོ་

降边嘉措
著

阳光

下的

布达拉

YANGGUANGXIA DE BUDA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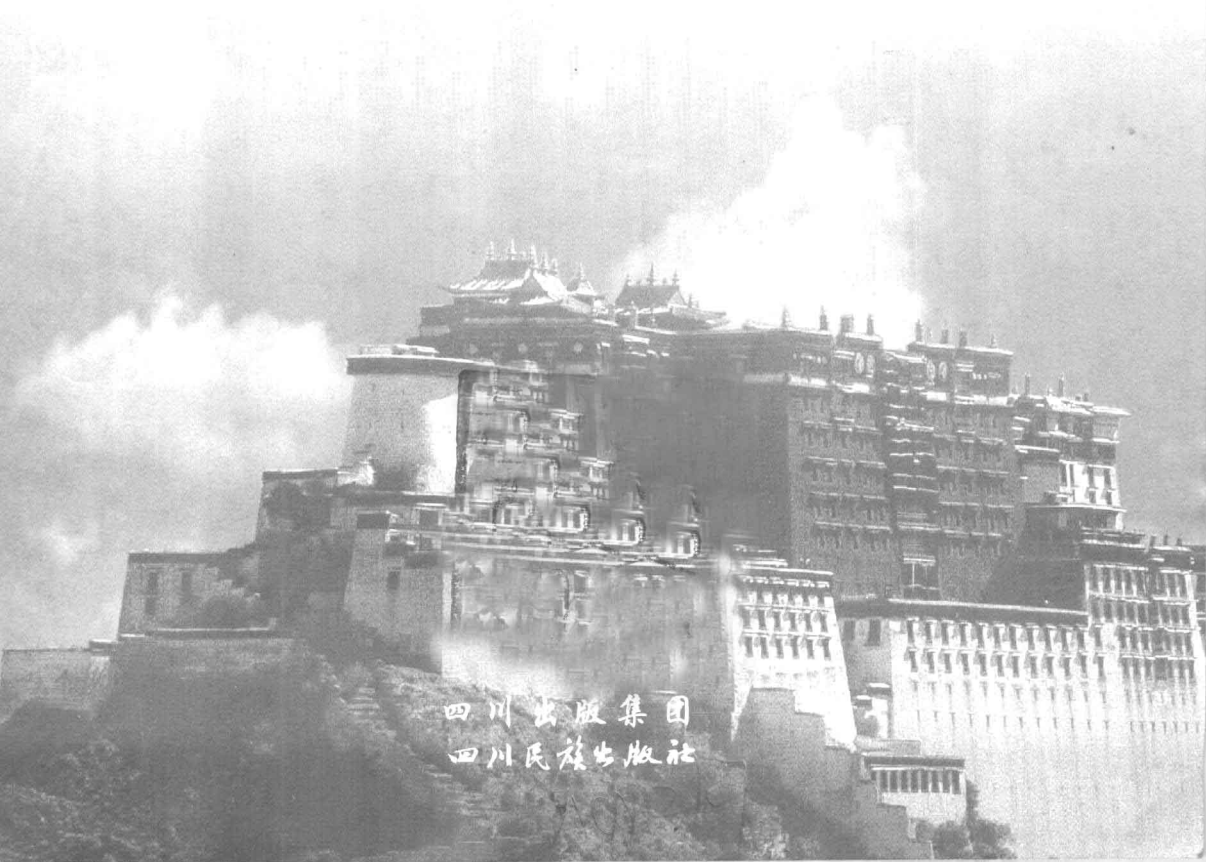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མིག་ལ་ལོ་ལོ་མཉམ་པའི་ལྗོངས་ལོ་རྒྱུས་ལྟོགས་པའི་ལྗོངས་ལོ་རྒྱུས་



阳光下的布达拉

降边嘉措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下的布达拉/降边嘉措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09-2914-6

I. 阳... II. 降... III. 布达拉宫-
IV.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7279 号

YANGGUANG XIA DE BUDALA

阳光下的布达拉

降边嘉措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阿旺泽仁扎西
邱云松
邱云松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787mm×1092mm 1/16
16
225 千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1~2000
ISBN 7-5409-2914-6/K·222
29.8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降边嘉措 藏

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军进藏到拉萨。1954就读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调入北京，先后在中央民委翻译局、民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教学、

翻译、编辑、研究等工作，参加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藏文版的翻译出版。1990年被评为研究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藏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当前正主持编纂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1980年以来出版了《格桑梅朵》（汉文版）、《格桑梅朵》（藏文版）、《一个说唱艺人的故事》（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年江孜保卫战》（合著）、《班禅大师》、《雪山名将谭冠三》、《〈格萨尔〉初探》、《〈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走进格萨尔》、《格萨尔王全传》（合著，编纂本）、《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格萨尔〉唐卡画传》（合著）等12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人物传记和研究类著作，以及《毛主席诗词》、《天安门持抄》等6部翻译作品。在中央及地方报刊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论文、散文、游记、短篇小说100多篇。

ACN12/07



前 言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无数文物古迹已在风尘中湮灭。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损失。实践证明，仅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力量，文物古迹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修复。20世纪50年代埃及努比亚地区的文物抢救工作的成功，体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揭开了人类文物保护工作新的一页。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即《世界遗产公约》，首次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世界遗产”这个概念从此正式产生。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布达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这是藏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大的责任、更多的义务和更庄严的使命。

我第一次看到布达拉是在1951年的10月24日。整整半个世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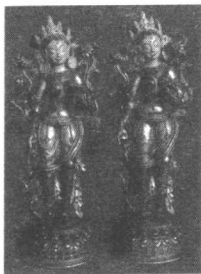


后，200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国际藏学研讨会。会议结束后，部分与会的专家学者到西藏进行学术考察，我亦随同前往。同时，陪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副院长晋保平同志、招生处处长王新桓同志到西藏进行考察，商讨扩大招生、为西藏多培养一些从事《格萨尔》与藏族文化研究的学生的的问题。

50年来，我曾多次上布达拉宫参观、考察，当年的小战士，也成了满头白发、年过花甲的老人。不管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去布达拉，我有一个不变的任务，就是翻译，给各式各样的人翻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重复了无数遍。有的同志就建议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他们说，你现在也不是十几岁的小战士，又远在北京，来一趟拉萨也不容易，你还能当多少次翻译？还不如把这些有关的知识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同时，我自己也早有这样的想法，把有关布达拉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早在1956年4月，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就曾到布达拉参观，他给布达拉以高度评价，称它是“中国的卢孚宫”，并指示张经武、张国华等西藏工委、西藏军委和自治区筹委会的领导同志要好好保护布达拉宫。

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到西藏、到拉萨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有一种说法：“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西藏也遗憾”。到西藏，已经成为很多人进行旅游的最佳选择；是学术考察的重要地方；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到了拉萨，不到布达拉，将更是一个遗憾。

我认为，布达拉代表着古代藏族贵族文化的最高成就，英雄史诗《格萨尔》则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又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地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1年10月，将《格萨尔》诞生千周年列入2002~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这是对这两个文化遗产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评价。如果说布达拉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那么，《格萨尔》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辉代表，它们是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珠



འགྲོ་ལོ་རྒྱུ་རྒྱུ་རྒྱུ་



联璧合，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读者可以将本书与《走进格萨尔》对照起来阅读。如果读者通过这两本小册子对布达拉和《格萨尔》有所了解，引起到西藏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兴趣，或者在参观过程中，抑或在参观之后，对你有所启迪，有所帮助，我能成为你一个不见面的翻译和导游；或“以文会友”，就有关问题能有所交流，进而对创造布达拉和《格萨尔》这样的文化遗产的藏族人民和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同时，要感谢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同志们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愿将本书与《走进格萨尔》同时出版。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拉萨市文管会、布达拉宫管理处、罗布林卡管理处、大昭寺民管会的同志和高僧大德们的帮助，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提供了有关资料，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2003年4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YANG GUANG XIA DE BU DA LA

遥望布达拉·····	(1)
初上布达拉·····	(6)
松赞干布首建布达拉·····	(16)
“布达拉”是什么意思? ·····	(23)
文成公主与布达拉·····	(27)
“白宫”与“红宫” ·····	(37)
灵塔与藏族的丧葬习俗·····	(45)
灵塔与东方文明·····	(54)
五世达赖的灵塔 ——红宫里最早的灵塔·····	(68)
六世达赖 ——惟一没有灵塔的达赖·····	(79)
布达拉周围的黄房子·····	(96)



འཇམ་མགོན་པོ་འཕགས་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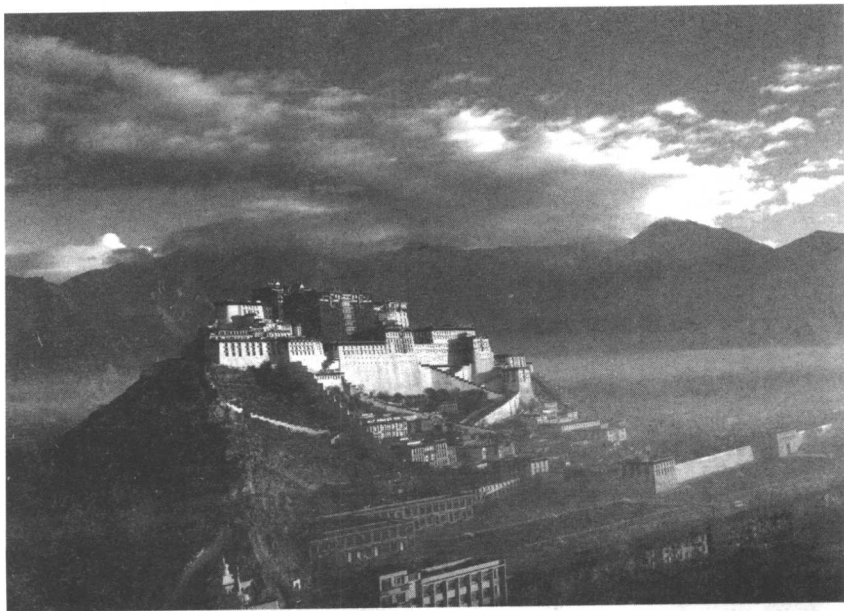
德司桑杰嘉措与布达拉·····	(107)
十三世达赖的灵塔	
——红宫里最宏伟的灵塔·····	(129)
布达拉里的《大藏经》殿·····	(137)
布达拉与大昭寺、小昭寺·····	(146)
布达拉与三大寺·····	(160)
布达拉与罗布林卡·····	(177)
与布达拉紧紧相连的药王山·····	(185)
布达拉西边的“八一”农场·····	(195)
我曾在布达拉前面放羊·····	(208)
布达拉的维修工程·····	(226)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	(239)
附录：中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及地域分布	
·····	(247)



遥望布达拉

我第一次看到布达拉宫，是在1951年10月24日。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恍若昨日。这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参军前没有出过家门，没有见过大世面，孤陋寡闻，突然看到如此宏伟的宫殿，感到十分惊讶，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四路向西藏进发，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圣城拉萨，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我当时在十八军文工团，在我们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李觉的率领下，于8月初从昌都出发，向拉萨进军。

经过千辛万苦，我们跨过澜沧江和怒江天险，翻越十几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走过三十九族地区，终于走出人迹罕至的藏东北草原，进入拉萨河谷，到达德庆宗（县），距离拉萨只有20多公里。这里海拔比较低，气候比较温和。部队在这里设有兵站，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食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条件下，也算难能可贵，兵站的战友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10月24日一大早，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从德庆出发，沿着蓝色的拉萨河往前走。不久，远远地，看见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她耸立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上，仿佛与蓝天相接，无比壮丽辉煌。

“布达拉！”队伍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整个部队立即欢腾起来：“看到了布达拉！”“我们到拉萨啦！”“我们胜利啦！”“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欢呼声，又像一道无声的命令，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

看到布达拉，我的心情也很激动。看到布达拉，就等于看到圣地拉萨。布达拉是圣地拉萨的象征，同时也是西藏历史的象征，是灿烂辉煌的藏族文化的象征。第一次看到她，虽然离她很远很远，但却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我记住了这一天：1951年10月24日。

这天下午，在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将军的率领下，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河畔。上级命令我们：一面渡河，一面准备举行入城仪式。

先期到达拉萨的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赴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和先遣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十八军宣传部部长阿乐等人，来迎接张、



谭首长，看望广大干部战士。张代表在文工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大家亲切交谈。十八军文化部部长夏川、文工团团长朱子铮、政委陈涛，简要地向首长们汇报了进军途中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代表，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首长。他不是一般的人物，是受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赴西藏的代表，是西藏最高的领导人。官虽然很大，却没有什麼“官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人们常说“第一印象”，张代表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亲切慈祥，有长者之风。使我终生难忘。

阿乐部长是我们文工团的顶头上司，他告诉我们：当前拉萨的形势很好，达赖喇嘛于今天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十七条协议》。阿乐部长说：部队到拉萨后，你们文工团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十七条协议》，为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而努力。这真是部队作风，见面当天，就布置任务。

阿乐部长说的《十七条协议》，指的是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共十七条，简称《十七条协议》。张经武、张国华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



阿沛·阿旺晋美

代表。

两天后，10月26日，即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的当天，毛主席电复达赖喇嘛，对他和噶厦政府为实行和平解放西藏而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致衷心的祝贺。”这些电文，当时是我们文工团进行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记得比较清楚。

那时拉萨河上没有桥，也没有大木船，主要靠牛皮船摆渡。在船工们和拉萨僧俗百姓的热情帮助下，用了三天时间，把绝大多数指战员渡过了河，并做好了入城的准备。

在那些日子里，拉萨河两岸，十分繁忙而热闹。不但张代表、王副政委及先遣支队的同志们来看望，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来迎接。并在拉萨郊外搭设欢迎棚，准备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10月26日，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一队英武的战士，组成红旗

方队，高举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文工团，分别组成三个方队：军乐队、秧歌队和腰鼓队。我在腰鼓队。接着是入城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张国华和谭冠三。李觉参谋长跑前跑后，指挥入城部队。

在拉萨市广大僧俗群众的热情欢迎下，入城部队威武雄壮地由东向西，穿过市区，走到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在那里举行阅兵式。广场上临时搭了个检阅台，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李觉等首长，还有阿沛·阿





旺晋美等噶厦政府的官员，检阅了入城部队。

30年后，我在《格桑梅朵》这部反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长篇小说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951年10月26日，这在西藏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热情好客的拉萨市各族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倾城出动，夹道欢迎。他们挥舞着洁白的哈达，高举鲜艳的花束，敬献香甜的青稞酒。男女青年舒展长袖，跳起欢乐的舞蹈，唱起优美的赞歌，迎接金珠玛咪进驻古城拉萨。

这支钢铁的队伍，高举红旗，像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阔步走向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

……

这时，队伍里又唱起了雄壮的战歌：

……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那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支钢铁的洪流，随着雄壮的歌声，迈着矫健的步伐，胜利前进。西藏各民族从此将结束几千年苦难深重的历史，跨越几个世纪，阔步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一轮朝阳冲破晨雾，像一团火球出现在万里晴空。她那金色的光辉照耀着古城拉萨，照耀着庄严美丽的五星红旗。

这红旗，是革命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祖国统一的旗帜，民族团结的旗帜。她骄傲地、庄严地飘扬在祖国的西藏，飘扬在拉萨的上空！”

那一天，我有机会近距离仰望布达拉宫，心情十分激动。我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这面庄严的五星红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布达拉宫之上。同时我也热切地希望，有一天能够到里面去参观。





初上布达拉

这

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军首长指示我们文工团跟随张军长到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

张经武将军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他到拉萨后，于9月28日，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到布达拉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这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第一次到布达拉，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达赖喇嘛也通过张经武，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献了礼品。这些礼品至今珍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作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

11月上旬，大概是7日或8日，张国华将军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和副主席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到布达拉，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因为西藏属于西南地区，归西南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我们知道，这些礼品都是从内地带来的，箱子包装得很牢固，一路之上，宁可丢掉别的辎重，宁可自己饿肚子、少驮一点粮食，也要用最健壮的骡子驮运，不让有任何一点损失。

军首长决定，送礼分两步走：张军长代表刘、邓、贺首长向达赖“赠送礼品”；谭政委代表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向达赖“敬献礼品”。

部队到拉萨后，张、谭首长还没有与达赖喇嘛见面，而且是第一次到布达拉，在政治上是一件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很严肃的事，因此，军区方面提出：

第一，为了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尊重，张国华拟带十八军的主要领



领导人，一起去拜会达赖，敬献哈达。

第二，因为是代表刘、邓、贺首长，所以要隆重而热烈，要带军乐队和文工团去。

这事由于与我们文工团有关系，我又参加一部分翻译，所以我当时就对事情的前后经过，多少有些了解。



“译仓”（即达赖的秘书处）和噶厦提出：

第一，达赖喇嘛和噶厦非常欢迎张军长代表刘、邓、贺首长赠送礼品，达赖喇嘛愿意在他的寝宫“日光殿”单独与张军长会面。藏语称作“森琼杰彻”，翻译成汉语，叫“寝宫会见”，按照藏族传统，这是对客人最高的礼遇，表示宾主关系十分密切。一般的客人，都是在大殿或客厅里会见。十八军的其他领导人，下次可以与谭政委一起来。达赖喇嘛还要通过张军长，向刘、邓、贺首长回赠礼品。

第二，布达拉是达赖喇嘛的冬宫，达赖喇嘛是释迦弟子、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个出家人，妇女进殿，有所不便，建议军乐队和文工团就不用来了。

当时，经中央批准，虽然组成了中共西藏工委，但西北部队尚未到拉萨，工委的成员与十八军党委成员基本上是一致的。工委和军党委，实际上是一套班子，工委没有秘书长，也没有统战部，重大问题由张、张、谭三位首长直接抓，许多具体事情，交由王其梅、李觉、阿乐、平措汪阶（工委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部长）和夏川去办。我给首长当翻译，有机会同上层贵族打交道，知道的事情多一些。

不谈政治上的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凭我的直觉，当时部队的其他首长和文工团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愿意到布达拉，亲眼看看这座雄伟而神秘的宫殿。上上下下都坚持要维持原议。最后译仓和噶厦